

林語堂經典名著1

林語堂 著

京華煙雲

金蘭文化出版社

林語堂經典名著 1
林語堂 著

京華煙雲

金蘭文化出版社

京華煙雲

林語堂編著

譯者	張振玉
發行者	許素蘭
社長	張耀光
出版者	金蘭文化出版社
登記證	局版台業字0891號
印刷者	廣同印刷廠有限公司

總經銷 文旺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 台北市農安街28之1號4F
電話 5946033-4
郵政劃撥 0789591~0「文旺圖書社」帳戶

中華民國75年4月出版

版權所有 ● 翻印必究

* 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 *

第三次修訂版題記

拙譯京華烟雲於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初版，至今已二年有餘。承親友及素未謀面之學者先進，先後賜教，並附詳盡之勘誤表，指出誤植多處。六十七年重版前，曾修正一次，主要根據陸紹椿先生寄示之勘誤表。今做第二次之修正，此次主要根據吳富魚先生賜示之勘誤表。前後兩次修正之錯誤，計有甲字誤爲乙字之誤，遺漏字之誤，字詞顛倒之誤，句尾助詞如「哇」，「啊」，「呀」等字之誤，標點符號之誤，文辭亦偶有修正，但爲數甚少。句尾助詞之誤，厚承吳富魚先生不吝指正，今已悉數改正，謹此拜謝。又第一百六十頁之英文 Brather, Mather, Fav, Three 之誤爲 Tree, My 之誤爲 May，皆係原作者林語堂先生故意拚錯，以代表不正確之發音，併此註明。

拙譯「京華烟雲」出版後，專家前輩，不以其椎魯不文而鄙棄之，殷切垂愛，不憚其煩，將錯誤之處列表寄下，容或此本譯本尙略有可取之處，果屬如此，則譯者辛勞之餘，亦覺聊以自慰了。

本次修訂，多承周素櫻小姐翻閱整理，前後旬日始竟其事，竊信魯魚亥豕之誤，大多已獲改正，謹此致謝。古人謂校書如掃落葉，於今始信。

譯者

張振玉 識

民國六十八年清明時節
於台北市復旦橋燕廬

京華煙雲新譯本

出版緣起

蔡豐安

本書原著係林語堂先生英文創作，書名為 *Moment in Peking*，漢譯名為「京華煙雲」或「瞬息京華」，由美國 John Day Co. 於民國二十八年初印行。版面為二十四開本，厚八百一十五頁，計四十五章，至民國三十六年，在美國已銷售二十五萬部。先後翻譯成數國文字，日文壇當時推許為諾貝爾文學獎金之候選著作。

林氏這本描寫由庚子義和團起至七七抗戰四十年的鉅著——毫無問題是林氏畢生文學創作中最偉大的著作——在國內於民國三十年始有第一個漢文譯本出現，由鄭陀及應元傑合譯。後又有越裔的節述本。據說英文原著刊行後，作者即商請當時正旅居南洋的郁達夫譯為中文，但後來未見印行，可能郁達夫因故未曾漢譯。林先生曾刊登廣告，勸國內作家勿輕予翻譯。原廣告文字未見，不知理由為何。或謂原著係供西人閱讀，書中有許多羅馬拼音的漢文專名詞和漢文語句，不易翻譯，甚至有人希望林先生自己用中文將本書改寫，這顯然只是個願望而已。

林先生這本巨著既然已有中文譯本，為什麼本社又請張振玉教授重新漢譯呢？這原因很簡單

，一部偉大的作品，應當有一個與原文價值接近的譯本，鄭陀和應元傑的譯本，當然也是費了不少心血的成果，但是不够使人滿意，林先生在世時，即對此一譯本表示不滿，希望能出現一個較好的譯本。不少富文學修養的讀者亦多抱此願望。經本社編輯部多方研究的結果，發現鄭應兩位譯本的缺點主要如下：

一、原書主要背景、人物皆在北平，所以其中的對白應當是純熟的北平話，應當是精練寫實的北平話，但譯者鄭陀及應元傑的譯文中却有濃厚的上海方言味道，語助詞「兒」字用錯的極多。不必舉例。下面只在卷中「庭園悲劇」中隨便舉出數點，便可見他倆的譯文之令人疵議，不無緣故：

第三十二章，說蔡元培這位大學校長「溫柔」，其實應當是「溫和」。第二十六章中該譯為「碧紗櫥」處，却譯為「紗房」。戲園中的「茶房」，是普通的說法，却稱之為「案目」；「希望」之說為「巴望」；「混水摸魚」之誤為「混水捉魚」，「渾蛋」之誤為「混蛋」，發音已幾乎不可能；「太太」之誤為「女太太」等。把「熱誠招待」竟用「鞠躬盡瘁」（見原譯五五一頁）。

二、專名詞之誤：把齊白石之「齊」譯為「季」，結果中國讀者便茫然不知何所指了。把天壇，社稷壇的位置弄錯，把西直門外的高亮橋與金鑒玉棟橋位置弄錯；王府井大街誤為莫里遜大街等等。

三、由於誤解英文原意而譯文錯誤的：如二十六章中的 have a weakness for girls，是指「好色」，而誤解為「對女色方面有相當的弱點」，這就令讀者不知道弱在何處了。又林語堂

先生寫穿高跟鞋的女人 Throwing the hips backward and making it almost impossible for a woman wearing them to assume any but an erect position……鄭應的譯文竟爲「使婦女的臀部向後掀起，幾如負擔不起的樣子，致不得擺出一個豎立的姿式。」其實是臀部後挺，必須直立」，並無「負擔不起」之意。

四、第三十二章寫母親盼兒子歸來原文爲詩，漢譯亦當譯爲詩體，方爲妥帖。鄭應二人的譯本則譯爲散文，如：「春天的花重復回到她的村子來，但她還是坐在她的門口縫紉。當夏日的花結成了子的時候，她就向遠處的山望着，但她的兒子沒有回來……秋天的葉飄落到她的簡陋的茅舍裏……」（原書頁五八二）。張振玉教授則譯爲：

春花依舊到山村

母親縫衣近柴門

春花長夏結成子

母望青山無子音

秋葉飄零入室飛

深冬殘日有餘悲

新年夜飯盃成對

黎明又至子不歸

五、第三十四章，也就是卷中最後一章，有阿非祭表妹馮紅玉文，英文原著中特別說明是古文體，每句四字（It was in sentences of four words each），鄭應譯本譯成散句，張振玉教授則譯爲四言體：

童稚之年，汝來我家，羞澀淑靜，沉默無譁。
喜怒無常，青梅竹馬，同窗共硯，惠我無涯。
少時歡樂，往事難追，同爲孩稚，劉海齊眉。
什刹觀水，見溺神摧，遽傳凶耗，汝溺秋水。

六、原譯本因在日本佔領下之上海出版，每週日本如何時，皆譯爲某國，或加×代字；日本暴行亦有省略處，張教授譯本則將「日本」字樣寫出。原書用公元紀年，張譯本則改爲中華民國紀年。

七、第三十三章中，童寶芬謙稱「略識之無」，用以表示自己教育程度不高，鄭應譯本竟譯爲「只認識『戚』和『吳』」。此典出自唐詩人白居易傳。據說白居易生而聰慧，六個月時，大人把「之」與「無」指給他，他便能認識。後來拿這兩個字指給他認，一直認不錯。又曾文璞訓戒兒子媳婦時，說大家庭和睦共處之道，在「忍讓」二字，鄭應譯本誤爲「勤儉」。既是對羅馬拼音不熟，中文修養，又嫌不足。

八、京華煙雲這部長篇小說裏有很多談哲理，寫風景的文字，都是美妙的散文。張教授的譯筆簡潔細緻，足以傳達其優美的特色，試錄兩段如下：

「但是往西，可以看樓形的戲臺，在池塘上伸出。附近石頭上刻着『夕照』二字，在此可以看落日。他們正在看，一個鮮綠的翠鳥由一棵樹裏飛出來，在池塘上一掠而去，引動水面上漣漪蕩漾，攪碎了水中一片碧藍的天空。」（第二十六章）

「這時暮色四合，黑暗迅速降臨，剛才還是一片金黃的雲海，現在已成爲一片灰褐，遮蓋着大地。遊雲片片，奔忙一日，而今倦於飄泊，歸栖於山谷之間，以度黑夜，只剩下高峯，如灰色小島，於夜之大海，獨抱沉寂。大自然也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這是宇宙間的和平秩序，但是這和平秩序中，却含有深沉的恐怖，令人凜然畏懼。」（第三十一章遊泰山記）

以上僅係在卷中內隨便略舉數條，全書中行文之生硬欠通順燕雜欠洗練之處，原文難解故意漏略之處，語言拙笨有失自然之處，隨時可見。張教授譯本當然不敢自詡完美，但與舊譯本相比，得失優劣，讀者自不難見出，固不需本社之嘵嘵了。

丁巳年初春於德華出版社編輯部

譯者序

去年秋天，大概是九月十四日，一本厚厚的 *Moment in Peking* 拿到手裏時，到今年二月十四日，全書八百十五頁譯完，正好是五個月。這五個月的白天，有時夜裏，要出去上課，家裏有時學生來學翻譯寫作，這些活動之外，每天每個夜晚，幾乎都用在翻譯這本書上。假日沒有，周末也沒有，應酬也沒有，幾乎百業俱廢，一切擱置，到陰曆年前，終於趕完。覺得肩膀上的重負卸了下來。今天陰曆正月初一。在書桌子前面坐慣的一個寬大的舊椅子上坐着，靠着椅背，靜靜的望着窗外一株楓樹和一塊長方形的天空，看着枝頭的幾片殘葉，在風中微微擺晃，拿起筆來，寫這篇序言。我想說的，只有下列數點：

第一、我和林語堂先生：初中在北平讀書，那是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秋天，英文教科書就是開明書店林語堂先生著的開明英文讀本，念他的三冊讀本，受了不少的罪。高中便訂閱林先生的「人間世」小品文月刊，後來訂他主編的「論語」和「宇宙風」。大學一年級在輔仁大學念西語系，便看林先生的「開明英文法」、英譯本「浮生六記」等書。來到臺灣在中國文化學院教書時，與林先生的大女兒林如斯同事，私下有數次交談，但從沒到林先生府上拜訪過。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，物理學家覺得愛因斯坦是個高不可攀的人物一樣，我平凡而渺小，也覺得林先生同樣是高不可攀的人物。我沒有英國包斯衛爾那樣有勇氣去接近當時的文壇泰斗薩米歐·姜森，因此

對林先生是心儀其人，迄未謀面。去年林先生的 *Lady Wu* (武則天正傳) 即將出版之前，承張曉峯先生寫一名片，代為介紹，我決定登門拜謁。經電話聯絡，得悉，林先生赴香港未歸。次日閱報，驚悉先生在香港病逝。人海茫茫，似乎遇合有緣，附記於此，兼抒人生一慨。先生「無所不談集」中曾談及其重編中國傳奇小說，納悶漢譯本為何不著譯者姓名，殊不知此不著譯者姓名之漢譯本，就是我譯林先生的第一本著作，因書商盜印，抹掉譯者姓名。「京華煙雲」，林先生分量最重的一本著作，是我譯林先生的第三本書。林先生未及生時看見我這個後輩漢譯的他這兩本著作出版，我也沒有機會向他請教。所以我對林先生這位學者，文人，智者，是又感到陌生，但又感到熟識，熟識中又感到陌生。

第二、「京華煙雲」這本書：本書以庚子義和團之亂始，至全面抗戰政府西遷止，以其間四十年來的中國之政治、社會、思想、戰爭、生活為內容，也可以說以寥寥數筆把這四十年的中國勾出了個輪廓。也許這是個水墨的素描，但是，這是在眉目之間却極為傳神的素描。

說是素描，只是大部分正確，因為本書畢竟不是客觀的照相，作者的思想已經直接由作者說出，或間接由人物的對話中表白，甚至由人物的行動中暗示出來。中國正統思想幾千年來一直是儒家思想，但是林先生却把他拳拳服膺的道家思想，那自由開放豁達輕鬆的道家思想，充分表達出來，在姚思安和他長女木蘭身上表現出來。這是本書的主要特點。

第三、關於本書之像紅樓夢，有兩個原因。一是林先生原想將紅樓夢翻譯成英文，介紹給說英語的民族，從來雖打定主意寫一部小說，不知不覺中難免受紅樓夢的影響。再者，清末民初的上級社會，北平的「老舊家兒」，確實仍然保存若干紅樓夢裏的生活、人物、思想、風俗、習慣

。若說「京華煙雲」裏卷上與卷中是模倣紅樓夢，莫若說是不得不爾，因為當時的客觀現實正是如此。同樣，在描寫由清末至抗戰這三十年來的社會與思想的演變，作者的文字也是寫實的，也正因為客觀現實正是如此。欲求其像紅樓夢也不可得了。

第四、本書的漢譯：本書以前曾有鄭陀及應元傑的合譯本，又有越裔的節述本。節述本與全譯本相較，只是聊勝於無的東西，無須多論。鄭應二位的合譯本，林先生並不滿意。郁達夫先生在世之後一段歲月，痛遭婚變，心神不寧，時間心情，皆不適於譯此巨著。我既譯完林先生之「重編中國傳奇小說」及「武則天正傳」，不揣謏陋，賈其餘勇，以五個月之課餘時間，將此一說部巨著譯出，使中文讀者能藉這個譯本，對中國過去的四十年有一個鳥瞰的印象，也窺見林語堂先生寫長篇小說的藝術。至於拙譯是否略勝第一個譯本，不敢自信，只有靜待讀者及批評家表示高見了。

在翻譯本書時，我仍然保持一向對翻譯風格的態度，就是力避所謂「歐化」的弊病，這種弊病也是林先生所厭惡的（見林先生論翻譯一文）。我之躲避歐化文體，當然還不到「與其傷雅，勿寧失真」的程度（見吳汝綸致嚴幾道書）。如果讀者閱讀拙譯時感覺不到受「歐化」文體的骯髒氣，我就覺得不太愧對讀者，也不太愧對林先生了。

林如斯女士說她父親寫完了紅玉的跳水自殺後，含着眼淚走出書房。我譯本書時，自己過敏的心情也是隨着故事的內容而喜怒哀樂、恐懼、緊張。也等於進入了那四十年的生活，與書中人物共同過活了一次。書內義和團之亂，我生也晚，未能目覩身經，但從長輩口中確曾耳聞；旗人的生活、衣着、語言、舉止、笑貌，則親自趕上；軍閥之戰，革命軍北伐，日本侵華，北平敵偽

的活動，蔣公領導抗戰，則完全親身經歷。我覺得書中所寫，處處給人真實感。可以說是活生生的人物扮演的一段歷史，比呆板冰冷的歷史記載，顯得更為真實具體，更為活潑生動，可以說是一本活的歷史了。所以我覺得這是一本林語堂先生不朽的巨著，是一本可愛的書，足以繼承紅樓夢的一本小說傑作。

書中有關清末民初的官制，承現代史家陳森甫先生指正，並代校對一次，又承夏綠蒂小姐代為校對一次，謹此一並致謝。

張振玉 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十八日

丁巳年正月初一日於臺北寓所

關於「京華煙雲」

林如斯

我站在這個地位很難寫書評，女兒批評父親的書，似乎從來未聽見過。那又何必寫呢？因為好多話藏在肚子裏非說不可。可不要說我替父親吹牛，也不用罵我何以如此膽大，因為我要用極客觀的態度來批評，雖然情感也不可無。我知道父親每晨著作總是起來走走吃吃水果，當他寫完紅玉之死，父親取出手帕擦擦眼睛而笑道：「『古今至文皆血淚所寫成，』今流淚，必至文也。」有情感又何妨。

京華煙雲是一部好幾篇小說聯成的長篇小說，但不因此而成一部分散漫無結構的故事，而反為大規模的長篇。其中有佳話，有哲學，有歷史演義，有風俗變遷，有深談，有閒話，加入劇中人物之喜怒哀樂，包括過渡時代的中國，成為現代的中國的一本偉大小說。

京華煙雲在實際上的貢獻，是介紹中國社會於西洋人。幾十本關係中國的書，不如一本道地中國書來得有效。關於中國的書猶如從門外伸頭探入中國社會，而描寫中國的書却猶如請你進去，登堂入室，隨你東西散步，領賞景緻，叫你同中國人一起過日子，一起歡快，憤怒。此書介紹中國社會，可算是非常成功，宣傳力量很大。此種宣傳是間接的。書中所包含的實事，是無人敢否認的。

然此小說實際上的貢獻是消極的，而文學上的貢獻却是積極的。此書的最大的優點不在性格

描寫得生動，不在風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，不在心理描繪的巧妙，而是在其哲學意義。你一翻開來，起初覺得如奔濤，然後覺得幽妙，流動，其次覺得悲哀，最後覺得雷雨前之暗淡風雲，到收場雷聲霹靂，偉大壯麗，攸然而止。留給讀者細嚼餘味，忽恍然大悟；何爲人生，何爲夢也。而我乃稱嘆叫絕也！未知他人讀畢有此感覺否？故此書非小說而已！或可說，「浮生若夢」是此書之主旨。小說給人以一場大夢的印象時，卽成爲偉大的小說，直可代表人生，非僅指在廿世紀初葉在北京居住的某兩家的生活。包括無涯的人生，就是偉大的小說。

全書受莊子的影響。或可說莊子猶如上帝，出三句題目教林語堂去做，今見林語堂這樣發揮盡致，莊子不好意思不賞他一枚仙桃囉！此書的第三部題爲「秋季歌聲」（卽第三個題目），取莊周「臭腐化爲神奇，神奇化爲臭腐」，生死循環之道爲宗旨：秋天樹葉衰落之時，春已開始，起伏循環，天道也。故第三卷描寫戰爭，可謂卽描寫舊中國的衰老，就是新中國的萌芽。故書中有「晚秋落葉聲中，可聽出新春的調子，及將來夏季的強壯曲拍」等語。

又有一段論人之永生與寶石之永生，我認爲非常重要。可說人之永生是種族的，而寶石的永生是單獨的，木蘭遊觀始皇無字碑那一段尤說得詳盡。那一塊石頭無情無感，故永遠生存，人爲有情之動物，故個人死去而家族却永遠流傳。有人說這不過爲要充滿人求永生之慾望，強爲解釋，但我說有深道理在內，非妄言也。

木蘭的生活變遷，也很值得研究：從富家生長享用一切物質的安適，後變爲村婦，過幽雅山居的生活，及最後變爲普通農民，成爲忍苦，勇敢，偉大的民衆大海中的一滴水。父親曾說：「若爲女兒身，必做木蘭也！」可見木蘭是父親的理想女子。